

保护规划修编 助力麦积山石窟管理新方向

李天铭 杜晓帆

2007年起,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为了配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遗产,编制了《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2008—2020)》与《麦积山石窟管理规划(2012—2018)》。两本规划在麦积山石窟的环境整治、设施建设、学术研究、安全监测、宣传展示等管理工作中起到引领作用,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调整、完善与改进的空间。

保护规划是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也是各级政府指导、管理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手段。为了满足麦积山石窟新时代发展要求,自2020年开始,管理单位希望借新一轮保护规划修编工作的展开,与高校科研团队深入合作,全面挖掘麦积山石窟的价值,促进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当下发展。

在本次保护规划的修编过程中,麦积山石窟将深化现状评估,重新厘清家底。伴随近年考古发现与石窟认知的不断深化,麦积山的洞窟统计与编号体系变化,信息系统繁杂,也造成此前的《保护规划》与《管理规划》中石窟遗存统计数目不一致等情况。本次修编将在最新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1953年以来前后四次的窟窿调查与编号数目做一梳理整合,并将本体病害治理、生物防治、日常维护以及栈道安全稳定性评估等最新保护工作融入其中。对目前管理工作中具有分散性、模糊性的基础信息进行统一整理评估,在深入掌握保护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为未来的管理工作做好全面铺垫。

本次保护规划修编的目标,将以“多规衔接”为重点,切实改善由于“多头管理”而造成的麦积山管理体制性难点。麦积山石窟保护范围内,除了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天水市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小陇山林业实验局麦积山植物园和麦积区麦积镇人民政府。四家管理机构在权责范围与规划方向上存在诸多发展矛盾。本次规划修编希望以多规衔接为切入点,在积极沟通中实现多规规划方向的宏观协调、一体统筹,兼顾未来的考古挖掘、参观游线、展示利用等问题,在游客讲解、学术研究、展览规划、员工培养等方面综合提升石窟整体管理品质。同时加强石窟周边的



遗产社区参与,平衡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增强麦积人的自我认同感,为麦积山石窟的整体文化保护利用探索新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在保护规划修编方法上,本次研究将发挥高校团队多学科、跨专业、综合视野等优势,在深入实地调查基础上,坚持以价值研究为中心,推动佛教美术、石窟考古、岩土工程、石质文物保护等基础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转化。在了解分析并掌握石窟专项保护规划行业现状的基础上,编制团队根据201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正在探索石窟寺专项保护规划的制定规范与理论研究的创新应用。根据石窟周边山形地势等环境特点,挖掘石窟的历史发展历程,以文化景观方法论为引领,寻找符合麦积山石窟管理现状与发展特色的规划方向。

2017年,麦积山石窟被划归入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本次修编工作,也希望通过保护规划编制的方式,带动麦积山石窟未来在研究、保护、弘扬、管理方面的一体发展,在保留麦积山自身特色的情况下,进一步学习并实践敦煌经验。“以研究促进规划,以规划深化研究”,在确保价值引领、科学合理与可实施性的基础上,提升修编后规划的扎实依据与管理效力,为未来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整体方向拓展思路。

陈曾路:让展厅变课堂 展览变课程

甘婷婷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随着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文化、物质文明传承的载体,博物馆对发挥自身教育职能有了更多倾向性调整与转变。博物馆如何从一件件真实文物中,让观众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明时空?今年暑期,江苏吴文化博物馆“文明的样子——亚欧大陆古代文物精品展”做了一系列探索与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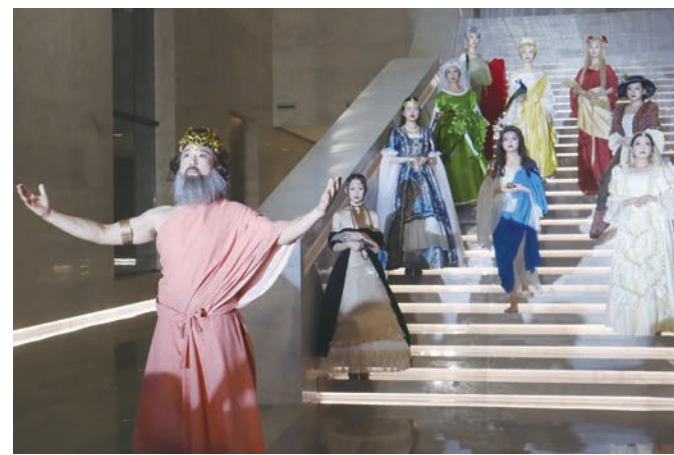
该展览由吴文化博物馆、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旅顺博物馆主办,汇聚了叙利亚、阿富汗、伊朗、土耳其、意大利等国近200件(套)代表性精品文物。“我们努力把展览做成一个教育展。希望教育变成这次展览的钥匙,让学生群体通过这个展览打开文明认知的大门。”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曾路介绍道。展览也因此特意安排在暑期档,可以给学生观众提供更多关于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们构建一个对于亚欧大陆文明时空的坐标轴。

展览共分三大版块,从文明的源起开始,到丰富多彩的文明,再到文明的互融互鉴,非常清晰地介绍了亚欧大陆从早期到晚各个时期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这个展览是从文物出发,从点到线到面,每一件展品背后有其各自的线索,当几条线索汇合串联时,可能就出现很重要的一个面。”陈曾路介绍道,展厅除了突出文物本身,在展线设计上也增加大量地理、历史、艺术相关的信息,观众可以多维度、更立体全面地对比、认知各时期精彩的文明。

“来通杯”是一种流行于亚欧大陆上的古老饮酒器,公元前15世纪开始出现。“展览中有环地中海的,也有伊朗高原的,而且它们形制不同,有古典时期意大利陶制

的,也有比较典型古希腊样式的,还有伊朗高原古波斯的金属制来通杯,同时,在我们馆藏文物中也有元代的银酒杯,也是来通杯的变形。陕西历史博物馆非常有名的国宝兽首玛瑙杯,因为疫情没有机会借到实物,但也通过图文展示出来。”展览通过不同区域、不同形制的来通杯,来对比呼应,进而引发观众探索思考,陈曾路说:“我们是想让观众感受欧亚大陆这样一种多元多姿多彩的文明。”

文物与文物之间,拓展与基本陈列之间,在展览里设置了很多类似这样对比的“点”,有意的设计,同时也为展厅这个“课堂”增添了趣味性和吸引力。“这次将更多精力和费用用于策划课程和教育活动,把展览变成课程的延伸”,陈曾路说道。据了解,除了从教育角度对展陈进行特别设计外,展览还配备了丰富的社教活动。邀请文博领域相关专家学者、馆长、策展人,围绕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犍陀罗艺术、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叙利亚文明史、古希腊神话、古希腊戏剧及文学等主题,举办了15期系列讲座;开展了“文明的想象—揣摩器像”“文明的传播—易以书契”“文明的信仰—信仰缔造”“文明的仪式—以享以祀”“文明的装饰—美美与共”等研学活动,使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从不同角度,通过更深邃、更广阔



吴文化博物馆举办“古典之夜”活动

的探索,寻找勾勒出自己心目中“文明的样子”。“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这些互动,培养学生群体,主要是中学生的理性认知,思考这样一种能力。我们在这块花了蛮多功夫,也是我们的初衷”,陈曾路说。

同时,展览针对更小年龄段观众进行亲子规划,从小朋友视角着手,注重培养兴趣和动手能力。例如,展品中有来自阿富汗的王冠,在课程设计中加入做小王冠的手工课,通过做漂亮的小王冠,让小朋友在动手的过程中,认识、感受古代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展览期间,在吴文化博物馆的广场上还举办了观影、戏曲、音乐、舞蹈等活动。如此,展览已不是独立的个体,展览早已变形,形成文化输出综合体。

陈曾路说:“博物馆还是以传播文化为主。教育有时候就是埋种子,埋一个可能性,等到他们长大后有所探索和收获。就像我们常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红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戴冠”文明

牛怡燕



三星堆遗址戴冠头像

牛河梁遗址戴冠女神头像

出土的红山文化戴冠石堆石冢

那斯台遗址戴冠石人像



三星堆青铜兽冠人像与彝族男子戴的十歇尔(金冠帽)

向世界讲好中轴故事 ——北京中轴线官网试运行上线



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50周年,11月7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办的“数字传承·链接未来”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北京中轴线官网同期试运行上线。

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谈绪祥,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国家文物局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副司长肖莉,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王野霁,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名杰,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肖黎明出席活动,并共同启动北京中轴线官网试运行上线仪式。

北京中轴线官网正式上线,成为继《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施行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数字中轴”的新篇章。

探索数字化技术助力中轴线保护传承新模式

2021年,北京文物局与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联手发起“数字中轴”项目,借助多种数字化手段,共同打造生动的数字中轴展示空间,意在探索数字化技术助力中轴线保护传承的新模式。

北京中轴线官网的试运行发布上线,代表关于中轴线的阐述有了权威的平台。通过北京中轴线官网,公众可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北京中轴线历史文脉,阅读感知北京中轴线魅力记忆、共享传承北京中轴线文化精髓。官网不仅传达实时、全面的新闻资讯,还深度纳入中轴线保护研究信息,同步更新中轴线学术研究、考古发现、保护及监测等动态。

在设计上,官网采用一屏一景、一步一洞天、一线一中轴的设计理念,细致地拆解了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的价值和意义,创新性构建了中轴遗产、中轴历史、中轴文化、中轴保护、中轴游览、中轴线时空舱等核心版块。这样的设计理念,映射了中轴线一步一景的空间层次,每一屏都展示出不同视角下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景观;采用“一步一洞天”的交互巧思,希望公众在浏览过程中能有别有洞天的交互体验;“一线一中轴”则是将中轴元素融入整体设计中,让公众在浏览官网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感受到中轴理念。

据悉,依托腾讯数字技术能力,北京中轴线官网创新性开发了九个跨时空交互界面,充分发挥空间信息、云计算、大数据、虚幻引擎等前沿技术的力量。比如,公众可以“云参观”中轴线上的皇家宫苑和市井民俗,还可以聆听城市管理和礼仪祭祀等相关知识的

“云解说”。以市井民俗为例,通过手绘古画和钟鼓楼授权的老北京吆喝声,还原当年四九城的烟火气。

另外,官网还将上线“北京中轴线时空舱”4D时空产品(3D数字孪生空间+时间维度)。产品利用腾讯数字孪生、云渲染等技术,通过4D时空再现中国古都的历史沿革,展示中轴线700年来延续不断的脉络变迁,并用故事详解北京中轴线的选址和规划由来。

让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更好地传承

11月5日,专注于文化遗产申遗保护的公益性基金会——北京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换届改选,选举赵凤桐为理事长,梅松、王嘉川、陈菊红为副理事长,梅松为秘书长,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等内部制度,进一步推动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

一条7.8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穿起了北京城的文化精髓和历史脉络。1272年,元朝在北京兴建都城。此后,虽然几经朝代更迭,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始终清晰可见。从钟鼓楼一路往南,途经万宁桥、景山、故宫、太庙、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这条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盛赞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美学观念基础上都城核心建筑群的杰出范例。都城的营建不仅是一个城市构建秩序的过程,更是国家秩序的象征。北京中轴线作为都城核心建筑群,从建筑的规模、形式、布局到装饰细节,无不是对这种基于中华文明传统观念的秩序进行了极致的表达,形成了统领全局的格局形态。

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古以后古代中国的都城和现代中国首都的核心,它的选址、建设与北京西部、北部的山脉,与从西向东穿越北京的河湖水系相互关联,构成了文化与自然、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遗产与当代生活的整体性。无论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独特载体,还是作为东方文明传统都城核心建筑群的独特规划、建筑、景观设计上的杰出范例,都使北京中轴线具有了突出的世界性价值。

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历史遗产,更在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它是北京城市的核心,是当代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今天国家礼仪活动的中心,也是政治、文化中心。这种历史功能的延续,使其具备了巨大的当代影响力。

让文物活起来,不仅是要赋予历史建筑当代的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要使它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被社会和民众认知、理解,真正焕发活力。保护传承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需要你我一同助力。

史前时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戴冠”文明就是丰厚文化底蕴的真实写照,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戴冠”文明发挥了延续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作用。

红山文化,起始于五六千年前,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遗迹之一,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交汇产生多元文化,当时的手工业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整身陶塑人像,高度写实,整体盘坐,陶人头部戴冠,冠顶正中有一圆孔,长发挽起,从圆孔中穿过,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在额顶正中还有一个与发髻平行的长条状饰物,酷似“帽冠”。中国古代表形成过一套完整的衣冠制度,或许由此可见端倪。

红山文化陶塑人像作为重要考古实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

红山文化人像中戴冠具有代表性的还有草帽山遗址石人像和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草帽山遗址出土的1件石堆石冢头像,系用红色细砂岩雕琢而成。头部有冠,面部写实,双目紧闭,口呈闭合状,神态安详,身体部分残缺,仅存颈、胸部上端。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1件女神头像,头顶以上部位略残,额顶有箍饰,鬓角部位有竖行的系带。

现在内蒙古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和服饰穿戴与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石器、玉人的造型和服饰样式极为相似。草原人喜欢戴各式各样的帽子,草原人将自己的梦想、寄托、崇拜放在了帽子上,文物就是日常生活的表现和结晶,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唐末元明清是这样,夏商周春秋是这样,红山文化也不例外。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它的中心区域在朝阳市牛河梁。牛河梁出土的三眼人首器可明显看出两侧的人首是戴帽的,而且这种帽子的形状非常具有传承性和标志性,笔者认为就是当时流行的牛角帽,直到现在草原蒙古人还在戴这种帽子,这是对牛的崇拜。

台北震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玉人,色泽青黄,质地温润。首部似牛,呈

倒梯形,顶端两对角状物竖高耸,两侧各有一尖立耳,耳下对钻一横穿孔,五官以浅浮雕凸显,双目上挑,鼻吻微翘。肢体为人形,作半蹲踞姿,上肢近鼻吻,叠交于膝头,膝部弯曲,臀部悬空,双足踏于方形台状物之上。立耳与角状物尖缘琢磨为刃边,上肢以中间宽深、两端尖浅的对角线区隔左右,足趾则以平行竖线表现,前额处一渐进式折纹带,将首部区隔为上、下段,上段角状物如一“高冠”戴于兽首,额前、后脑及颈下方另雕琢有斜向网格纹,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风格特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皇冠的样式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形状。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打开了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一扇窗口。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代,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代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代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代之前700年,就已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我们知道如此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技艺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决不是一日之功。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该从何时算起呢?还有待更多文物的出土才能确定。

三星堆青铜器人物服装、配饰,尤其是头顶戴冠形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同时牵扯到一个文化起源问题。

兽冠人像残高40厘米,出土时仅存上半身。兽首冠造型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其奇特的兽首冠。兽首冠作昂扬之势,兽口宽扁,口部两侧各饰一太阳纹。冠两侧为兽眼,冠顶部铸一劲拔的兽鼻,冠顶部两侧铸呈外展开张之势的兽耳。兽首怪异莫名,显然是综合多种动物局部特征的复合型神兽形象。从兽鼻和兽耳的造型特征看,当是以象鼻手法仿拟大象的鼻与耳,与现在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的彝族头饰极为相似。

金沙遗址的青铜立人则体态矮小,橄榄形大眼圆睁,嘴如梭形,微微张开,脑后拖着三股一体的长辫子,头戴圆涡形冠,与四川彝族男子戴的头帕英雄结极为相似。

彝族男子多蓄发于头顶,彝族称“字尔”或“字木”。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束发。男孩在四五岁时,头顶留一块方形的头发,成年后将其挽成一个发髻。人们视其为天神的代表,认为它能主宰吉凶祸福。所以

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能触摸、戏弄。因此汉语称其为“天菩萨”。头上缠着青蓝色棉布或丝织头帕,头帕的顶端多成一尖锥状,偏歪于额前左方,彝语称为“兹提”,汉语名“英雄结”。青年人多为英雄结扎得细长而挺拔,以示勇武,而老年人往往是粗短螺旋,以表老成。

三星堆二号坑B型人像中唯一一件件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人像所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其面窄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严直透而出。其头冠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与现在彝族男子的头饰极为相似。

二号坑A型人像头像顶部较圆,面部戴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相似。

在三星堆众多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美,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庄重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有意思的是,广汉“三星堆”与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年代相当,甚至还要稍早一些。古埃及法老的纯金面罩,发现于尼罗河畔的帝王谷王陵,时间是3000年前,比“三星堆”直眼人的纯金面罩还晚一千年。古埃及大批青铜器的出现,是在距今4600年的中王国时期,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相当,甚至还稍晚几百年。因此,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对深化对中国文明史,文明起源的认识,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2001年中国和埃及联合发行了《古代金面罩头像》邮票两枚。头像分别为三星堆金面罩头像和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面罩头像。可以看出,这两个面罩不但造型非常相像,且时间都在大约3300年前。

艺术来源于生活,当我们试图通过红山文化及三星堆文化的“戴冠”文明来解答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时,似乎又是那么片面,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伴随它的一定是精神文明的升华,这两种文明从何而来,最后又去到何处,都无从知晓。如何让文化遗址“活”起来,是我们在加强文化遗址探索、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弘扬与传承的同时,更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